

日本推理名作选

甲贺三郎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日】甲贺三郎 著 林敏生 译

卷二





甲賀三郎

卷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目】甲賀三郎 著 林敏生 译

日本推理名作选

由小知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使用本著作物。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8-190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推理名作选. 甲贺三郎. 卷2 / (日) 甲贺三郎著;
林敏生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7
(日本推理名人堂)
ISBN 978-7-80762-466-0

I. 日… II. ①甲…②林… III. 推理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5861号

书 名：日本推理名作选·甲贺三郎 卷二
作 者：[日]甲贺三郎
译 者：林敏生
出 品 人：周殿富
总 策 划：崔文辉
策划编辑：张晓辉
责任编辑：杨 洋 顾学云
装帧设计：王 哲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2.25
版 次：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80762-466-0
定 价：28.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甲贺三郎 卷一

支仓事件一

纵火事件	外行侦探	追踪	旧恶	嘲笑	逃亡	诅咒
／	／	／	／	／	／	／
86	68	51	35	16	5	3

支仓事件



甲
贺
三
郎
卷
二

诅咒信

在暖和阳光穿透玻璃门射入的回廊上，似泼洒般散落着无数文件，庄司利喜太郎在其中边咕哝边像在翻找什么。他做事一向不拘泥于形式，在经历过数十年的警察生活、至现在当上报社社长期间，从未将任何事情记在记事本上，或是整理过任何文件数据。今天是因为突然有必要，才想要找寻某份文件，可是经过二十分钟仍未找到，急性子的他开始焦躁了。

他已经想放弃寻找。脑海里浮现出那位希望看文件的朋友脸孔，口中喃喃自语着：“昨天我找了一整天却找不到。反正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你也不一定要看，对吧！”

但是他也知道，苦着一张脸的朋友绝对不会同意他的说辞，所以报社社长只好再度在文件堆中翻找。

忽然，他被文件堆中一个已变成鼠灰色的大型信封吸引住视线。他急忙拿起信封，翻面一看，反面是浓墨写的几个粗大的字：支仓喜平。

他蹙紧眉头：“奇怪，怎么会留着这种东西呢？”

没必要打开来看，也知道里面是执拗的支仓写满的诅咒言辞。支仓在被庄司逮捕至终于断罪入狱的十年间，持续不断写诅咒信给庄司。庄司记得自己曾经一一编号的诅咒信，最后一封是七十五号。现在也不知何故，竟会偶然发现其中一封。庄司忽然追忆过去了。

胆识豪壮、同时对于支仓所犯的罪行毫无疑念的他，当然不会在乎这种诅咒信，而且，他的坚毅个性与充沛精力也不容许他沉湎于过去的错失或甜美的回忆里。但是，支仓事件是他在漫长警察生涯遇到的重要事件之一，调查上所花费的苦心、搜集证据难以齐全的焦虑、当时舆论喧腾的毁誉褒贬之声以及诅咒信等等，在在都令他饱受煎熬。

这时，在他眼前隐然浮现传教士支仓凶狠的脸孔、在法庭上狂叫的疯狂身影、他的妻子倾诉般的神情以及为了搜证而挖掘出被埋葬、已遇害三年的尸体当时的恐怖景象。

两三天后的某个晚上，在庄司家的客厅里，主客三位男人围着茶几而坐。秃头的肥胖男人是侦探小说作家；肤色白皙、方颧的矮小男人是警视厅的石子巡官。

“石子当时还是刑警，是最先接手支仓事件之人。”庄司脸上因为能有畅谈支仓事件的机会而绽露喜色。

“刚开始只是很微不足道的小事。”石子开始说明，“如果是小说，应该从恐怖杀人的场景、或凄迷的神秘场景甚至是华丽的舞会场景开始，但，真实事件却不可能如此。”

逃 亡

大正六年^①一月底，午后二时的阳光静静洒在大东京地区的每个角落。松饰之类的装饰品早已被撤下，人们以玩累后沉滞下来的闷重心情慵懒地迎接二月来临。但是，都大路上仍旧还有尚未摆脱正月气息的人们在早春暖和气候的诱惑下，流连忘返归。

石子刑警和渡边刑警并肩坐在开往目黑的电车上，低头望

^① 即公元1917年。



着这些路人。电车发出轰隆声响快速向前飞驰。

“喂，渡边。”石子刑警低声叫着，“若是重大一点的案子还起劲些，可是窃案未免就无聊了。”

“嗯。”闭着眼睛打盹的渡边刑警突然被叫，只好漫应一声。

石子刑警有点不高兴了。虽然嘴里说是无聊窃案，其实他内心却非常得意。从穿制服的巡佐调升便服刑警的一整年间，年轻的他野心勃勃，却很不巧，连可称得上是事件的案子都未碰上，仿佛怎么也跟不上其他刑警，这让他开始感到焦躁不安，还好这回是他自己追查出的可能事件，当然得意非凡。而渡边却是一副不当回事的模样！

渡边瞥了一眼抿着嘴、绷紧下颚、沉默不语的同事侧脸，轻轻地喷了一声，不过仍试着取悦对方，说：“也不能这么说的，这与一般的盗窃案件不同，因为身为牧师却偷窃《圣经》。而且依你所说，是在大白天堂而皇之地偷出来。”

“说得也是。”石子的心情稍微恢复开朗。

一位从事推销《圣经》、自称是岸本清一郎的青年，在三四天前的晚上拜访石子刑警。岸本是石子刑警还穿着制服在神乐坂局辖区内的派出所站岗值勤时，住在派出所附近的不良中学生，是个眉毛特浓、五官轮廓分明的少年。石子不忍这样的孩

子沦为不良少年，总是谆谆善诱地开导。想不到有了代价，对方非常感激，终于像是变了个人般成为基督徒，开始用功读书。不过后来由于家庭因素无法继续上学，虽然石子刑警也尽力帮忙，仍旧力有未逮，终于辍学，从事《圣经》推销工作。

他至今仍未忘记石子刑警的恩情，时常会到石子家拜访。石子升任便服刑警时，最高兴的除了自己外，应该就是岸本了。

那天晚上，岸本先是有点坐立不安后，开口：“石子先生，坦白说，我不希望伤害相同信仰的伙伴，可是，有一个人从很久以前就偷窃《圣经》，我很想确定其真假。你是否能够在不损及教会声誉的情况下将他绳之以法？”

依石子所言，横滨的日美圣经有限公司自从很久以前，就偶尔会遗失《圣经》，不过始终无法确定是失窃，直到两三天前，公司刚印好的一批新旧约《圣经》全书，放在仓库里尚未出货，却被发现在神保町一带的书店公开销售。

石子刑警虽觉得这只是芝麻蒜皮的事件，仍爽快答应帮忙调查。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可不是容易应付的家伙呢！”渡边刑警说。

“嗯。虽然并非很强烈，但是凭我的第六感，那家伙绝非一

般窃贼，搞不好曾经犯过什么重大罪行也未可知。渡边，无论如何你都要全力帮忙。”石子刑警似乎前途在望地说。

这时，电车在台町二丁目停下。

从白金三光町横跨府下大崎町的高台宅邸区，鲜明浮现出阳光照射的半边，仿如无人境地般静寂。

石子刑警和渡边刑警一起进入某条巷内。

“是那栋房子吧？”石子指着稍前方一栋相当大的两层楼房说，“我去探个口风，你留在这附近监视。如果我十分钟内没出来，你再设法找个借口进来看看。”

渡边刑警对于石子自以为是前辈般的使唤姿态非常不愉快。没错，石子的确是比他早一些当上便服刑警，可是不论是年龄或其他方面，两人同样只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不过，由于这次事件主要是石子所查出，他居于副手的地位，只好勉强同意了。

“好吧，我就在这处转角监视大门和厨房后门。你好好加油！”

石子也察觉渡边心中的不满，可是此时的他，脑子里想的完全是如何掌握住这初次行动的功劳，根本不会在乎这点小事。

他迅速接近目标的房子。

虽然有些老旧，但是必须仰头看的粗大门柱，以及从植栽茂密的中庭内部可见到的堂堂飞檐玄关，令他意气昂扬的心不觉有点黯淡了。门牌上浑厚笔画的“支仓喜平”四个字威吓似的射向他的眼睛。

他此行的探访对象——也就是屋主——是传教士，既有相当学识，又有社会地位，虽能以涉嫌从圣经公司偷窃《圣经》的罪名要求此人随同至神乐坂警局，但是，调查结果，对方若并非窃贼，那么，不仅损及其名誉，自己的面子又将情何以堪？当然，他相信对方确实是窃贼，问题是，如果对方拒绝同行，又该怎么办？从对方的大胆行为推测，绝对会拒绝。

石子刑警脑海里一时之间完全被这些念头占据了。

接受岸本青年的委托后，石子刑警翌日走访神田神保町的书店，在两三家书店证实有销售圣经公司尚未批售的《圣经》。调查出处时，也确定是出自传教士支仓喜平。他详细问清楚支仓的容貌特征等等之后，立刻前往横滨。

途中，石子刑警不断思索着。失窃的书籍数量相当庞大，怎么想也不可能是用手提走，一定是用车子运出，如此一来，应该是利用停车场的车子。但是，停车场的人很可能接受笼络，

所以还是先至圣经公司附近暗中查访比较妥当。于是他由樱木町的车站直接前往山下町的日美圣经公司。

公司正对面有一家汽车旅馆，石子刑警顺便进入探询。通常这种地方为了怕事后被牵扯上麻烦，一向守口如瓶，却没想到服务生们出乎意料地异口同声主动告知事实。

依他们所言，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有传教士打扮的男人搭乘车站的车子前来公司，打开锁住的门进入，载满很多书籍后再离去。问男人的相貌，与在神田的书店所问出的支仓的长相完全一致。服务生们之所以会主动说出，主要也是因为支仓总是利用车站的车子，毫不利用他们的车而招致不满。

石子立即走访圣经公司。公司的秘书似乎极力避开这个问题，不过最后仍承认确实有书籍失窃。

想到支仓大白天公然驱车进入偷窃的大胆行为，石子刑警仿如看着支仓本人般，瞪视门牌。

瞪着支仓喜平的门牌良久，石子刑警迈步进入门内。

面对出来接待的女仆，他殷勤地问：“传教士先生在家吗？”

“是的。”女仆露出眩惑似的神情，仰脸望着他。

石子心中大喜，却丝毫未显现出来，边递出未印有头衔、

只有“石子友吉”字样的名片，边说：“这是我的名片。我希望能够亲见传教士先生接受他的教诲，请问他现在有空吗？”

女仆鞠躬之后转身入内，不久再度出现在正惦着结果如何的石子面前。

“请进。”

第一道难关总算突破了，石子松了一口气。

他被带至后面的偏院客厅。约莫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壁龕只有耶稣基督受难的挂轴、圣母玛莉亚的画像，橱柜上有烫金书背的厚重《圣经》之类书籍，感觉上十足传教士模样地简朴。

没多久，一位中等身材的男人出现。男人身穿棉袍，灰白头发已秃，肤色黧黑，浓眉大眼，眼神锋利，令人忍不住联想到中世纪的凶恶僧侣。

虽然在书店和汽车旅馆听闻对此人容貌的形容时，石子刑警也曾想象过其概略长相，但是实际见到本人仍有点狼狈，他心想：第一次见到这人，会认为这样的人是传教士吗？

“你是传教士先生吗？”石子刑警问。

“我是支仓。”对方径自坐在上座，两眼炯炯发光。

“坦白说，我是警方的人。”石子不给对方丝毫喘息的机会，



凝视对方的脸，接着：“在玄关时我怕造成女仆困扰，所以没告诉她。”

“哦，警方找我有何贵干？”事出突然，对方难免也微现些许狼狈，反问。

“牛込神乐坂警局的局长有事想向你请教，嘱咐我请你一同到警局。”

虽然只是个小刑警，石子刑警白皙的脸孔泛红，眼眸闪动如鹰隼般犀利神采，紧抿着大嘴，抬头盯视支仓的脸。

支仓微现狼狈之色的神态瞬间回复原来的冷静，冷漠如山：“我没做过任何必须上警察局的事！如果有话问我，何不到我家来？”

他的声音是与壮硕体型很搭的浓浊，带有极重的奥州腔调，更衬出他的威严。

“你的话很有道理。”石子刑警颌首，“但是局长非常忙碌，实在匀不出时间来。如果你能……”

“若是我拒绝呢？”

“那我就很困扰了……请你务必和我同行。”

“到底是什么事呢？”

“这我就知道了。”

“嗯。”支仓盯视石子刑警沉吟不语，久久才开口了：“虽然对你很抱歉，不过，我拒绝。我是从事圣职工作者，在不知事情内容的情况下，无法随便就去警察局。”

在针锋相对之中，时间飞快流逝。一旦到了约定时间，渡边刑警就会进来。若是渡边采取什么奇怪行动，或者被对方察觉不对劲闹起别扭来，反而造成僵局。石子刑警心急如焚，正想再度开口时，玄关传来叫门声了。

“对不起，有人在家吗？”

确实是渡边刑警的声音。

石子心想：完蛋啦！

石子刑警听到渡边刑警的声音在玄关响起，心里想说“完蛋啦”之时，女仆进来了，低声对支仓不知说了些什么。

“好像是你的朋友也到了。”支仓冷冷说道。

“啊，是渡边吧！”石子只好瞎掰了，“我们一同前来，在附近分手。他到底有什么事呢？”

“他倒没说有特别重要的事。”女仆接腔。

“是吗？那你能告诉他说我还要多留片刻，请他先走吗？”

“好的。”